



畸变之花分外红
最凄不过萧红

于蔚丽



畸变之花分外红
最凄不过萧红

于蔚丽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畸变之花分外红 最凄不过萧红 / 于蔚丽著. —

南京: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, 2014. 7

ISBN 978 - 7 - 5344 - 4203 - 2

I. ①畸… II. ①于… III. ①传记文学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11888 号



策 划 袁继雄

责任编辑 曹昌虹

版式设计 朱晓燕

责任监印 朱晓燕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(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: 210009)

北京凤凰千高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mscbs.com.cn>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 130 千字

印 张 7.75

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44 - 4203 - 2

定 价 28.00 元

营销部电话 010 - 64215835 - 801

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: 010 - 64215835 - 801

前 言

谁撷我一世飘零

呼兰河，一条绵远悠长的水域，以千年不变的姿态，静静地流淌过中国东北部那片厚重而广袤的黑土地，润泽、繁衍着万物，绵延不绝，生生不息。夏日里的奔腾湍急和冬季的萧瑟冷寂，都不能掩去河水本质里的柔和、安然和宁怡。

河岸上的柳树，水底里的绿藻，亦终是按照固有的方式，自如地赓续。萌蘖，生长，葳蕤，枯瘦，再老去。任千秋万世，枝与叶，生与死，亘古的悲欢，执着的合离，周而复始，不曾停息。

呼兰河，以及周遭的一切，便是这样安静地存在，或缓慢地消失，继而，再换了另一种方式继续。但若是我们一定要去追寻，为了某一种目的，那么，呼兰河，是决然不会给我们任何提示，以及一些可以触摸到的轨迹。岁岁年年，它只是以相似的容颜，诠释着万千不同的岁月谜题。

可是，我们却不会因此而忘记，有一位女子，在呼兰河畔，曾惊鸿一瞥，洒脱、清晰地留下了不灭的痕迹。她温柔而执着地从这里走出去，以一种决绝和叛逆的方式。或许，是因为有了她，呼兰河才会在更多人

的记忆里刻下那样深沉而久远的记忆。

她是萧红，民国时期四大才女之一，30年代的文学洛神。呼兰河，承载了她生命中的葱翠年月，她的被许多人漠视了的璀璨童稚，还有她记忆里祖父给予的唯一却永远的温存与甜蜜。

她的文字里曾有关于故乡火烧云的描述，那些各色形态的云朵，流落在清澈的眸子里，每一抹都是瞬息即逝的绮丽。只是她不知道，许多年以后，她的人生，亦象极了那些烟云，一样的空旷、澄明、短暂却深挚。而她的爱情，亦是那般的决然和清丽。她对生存的坦然担当，她抓住爱情的义无反顾，都容不得后世些许的质疑。

说她贪图爱么，还是说她太懂得周旋于人情世故？不走进她的世界，怎么读得懂她的全部。她的爱与恨，她的激情渴求，她的忘我追逐，无不镶嵌在那个时代的画幅里，带着挥之不去的阴霾，却也隐藏了轩昂亮丽的伏笔。

不是所有的故事都可以用“从此”作为结束，不是每一段人生都有预计好了的轨迹。在年少的岁月里，她也有过少女斑斓的心事，她也曾渴望被宽厚的怀抱温柔地拥住，优雅地微笑着，采撷流云，穿行四季，不食人间烟火，不问凡尘世故。

然而，苦难却是生活给予她的唯一印记。于苦难的深海中不断地沉浮，无处拒绝，无可回避。她只是一个小女子，爱，或是被爱，都是她不可多得的机遇，她只能，而且必须紧紧地把握住，然后，艰辛地完成她每一次的自我救赎。

她生命的过程总是在不断地飘零，而她的爱情，也一一地随风而逝，

零落成泥。或许，爱与自由，便是她毕生追逐的活着的方式。

她用一生编织着文字。她以凄婉细腻的思维，率真质朴的笔触，娓娓地述说着一代人的苦难境遇，也深刻地鞭斥着一整个时代的悲剧。她在文字里，深切地揭露、唤醒、拯救，试图在精神领域里引领着整个民族走向复苏。

这样一个生命短促却绝世惊艳的女子，她用三十一年的人生告诉人们，这世上，有一种任何苦难和欲望都不能湮没的激扬和美丽。

而她奔波的脚步，始终不曾停驻。走到路的尽头，她的行囊，依旧空空。光阴荏苒，铮琮远去，自指缝里倾泄而出的，仿佛永远都只是虚无。

回眸此生，风雨迷离，尘沙扬起，世事洞明，人情如纸。待云雾散去，尘埃落尽，终没有一个人，能许了她一世情深，抑或是，采撷她风雨过后飘零的四季。

于蔚丽

2013年6月19日

【目录】

第一卷 寂寞童年一缕阳光

- 第一章 古老小镇 · 003
- 第二章 生未逢时 · 012
- 第三章 失爱童年 · 021
- 第四章 小院弄梅 · 030
- 第五章 桃之夭夭 · 039

第二卷 淡如柳絮不委芳尘

- 第一章 向往自由 · 051
- 第二章 生之喜悦 · 060
- 第三章 叛逆少女 · 069
- 第四章 世事变迁 · 078
- 第五章 生存游戏 · 087

第三卷 君当磐石我为蒲柳

- 第一章 绝处逢生 · 099
- 第二章 爱情神话 · 108
- 第三章 剪烛西窗 · 117
- 第四章 曙光初现 · 126
- 第五章 爱入歧途 · 135

第四卷 转身之后无处告别

第一章 蛰居异乡 · 147

第二章 鲁迅逝世 · 156

第三章 东风无力 · 165

第四章 珠分钗折 · 174

第五章 梅边柳畔 · 183

第五卷 繁华落幕蓝天碧水

第一章 寂寞如初 · 193

第二章 阅尽风霜 · 202

第三章 生命绝唱 · 211

第四章 泪尽念空 · 221

第五章 倾情一生 · 230

后记 · 238

第一卷
Chapter · 01

寂寞童年

一缕阳光



第一章
古老小镇

呼兰河就是这样的小城，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，只有两条大街，一条从南到北，一条从东到西，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。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的精华。

——萧红《呼兰河传》

时光，总是携着一成不变的脚步，安然地走过人间四季。春花，秋月，夏雨，冬雪。绚烂，迷离。回首来处，山水清明，日月迁移。

岁月安静无隅，淡淡拂过，悄然抹去来时路上浓淡的痕迹。却于行者的额上，不经意间刻上了深深的禅意。遂静立，沉默，了悟。时光不语，立于潮头，淡看世事。

有些时候，会无端遐想，若我们亦能够凌空于世，尽数地俯瞰着世间万物。那么，山色空濛，水光潋潋，是会有怎样的景致，依次地呈现，再逐一地遁去。

那一刻，目光落在呼兰，那是一座古老的小镇，在中国的东北部，黑龙江，松嫩平原的腹地。那是一处极其偏远，又极其安静的所在，位于我们寻常的目光所不能及处。那里，隔绝在都市的繁华之外，远离浮世尘嚣，未经文明雕饰。千百年来，只是静默地存在着，无声无语。以至于它的名字，在过去悠长的年月里，都曾被轻易地湮没于浩渺的历史，尘烟深处，不见经传，不为人知。

一路走过，回看那些陈旧了的物事，在经年之后，各自凋零，各自皈依。万物轮回，尘归尘，土归土。即使是微小如一粒尘埃，也终是会循了它的归处，宁静地逝去。

倏忽风雨，不解来时，瞬息叶落，不知归处。时光的纤指，无论是温柔地抚触，或是薄凉地掠去，沧海桑田，世事万千，轮回的季节里从来都是不问世事，不惹尘俗，自在去来，循序更替。

穿越千年，历经百世，呼兰小镇，以它深谙古风的容貌，经久地承接着岁月的痕迹，始终不曾改变，安然如初。小镇的脚步，亦沿袭着古老的进度，经风沐雨，悠然自恃，不急不徐，寂无声息。

清风明月，野田荒陌，若一路行去，试图寻访小镇的某些记忆，或过去遗下的一些漫长的踪迹，小镇必是沉默着，闻树无声，问石不语。小镇有它独具的特质，承载着只属于它的地老天荒的沉寂。

细看一粒尘沙，里面会有一个透彻的世界。聆听一朵花语，或会解了尘世纷乱的迷局。其实，关于世间的许多事物，我们都可以不必细致问询，也不必纠结言说。经过的每一个的地方，都会铭刻着无声的话语，无论陌生，或者熟悉。或许，每一颗石子的纹理中都遍布着曾经的阅历，

每一粒泥尘的缝隙里都隐藏着独有的寓意。

春风秋雨，花开时寻契机，花落时看结局。关于呼兰小镇，若细细寻去，那一处处的旧房舍或是泥石路，经了时光和岁月的沉淀和累积，都会告诉我们它曾有过怎样一个辉煌或平淡的昨日。

那么，容我们默默地去探访吧。敲开小镇记忆里深锁的重门，再轻轻地撩去厚重的面纱，让风拂去岁月的沙尘。走进去，贴近这个古老的小镇，静静地，轻轻地，不惊扰了它年深日久的简单和孤癖。然后，用心去感悟，用耳朵聆听，用眼睛触摸，那里的一草、一木、每一间房屋，和每一条青古板路，读它们埋没已久的密语。

其实，我们不只是好奇，我们不是想要解读这个小镇，也不是想探索它拥有何种不为人知的私密。我们只是想知道，孕育了萧红这样一个文学精灵的古镇，在那个尘封的年代里，到底拥有着怎样一个伟岸庄重，或平淡质朴的面目。

读小镇的表情，恍若是戴了面具，日复一日，没有哀乐，无关喜怒。恰如一幅老旧了的古画，静置于岁月深处，被珍存，亦是被遗弃。画卷蒙上了久远的尘埃，层叠覆盖，拂之不去。画中的景物，原本是黑白色调，却历经了时光的荡涤，岁月的磨砺，被深重地染上了风霜的颜色，透着历史的厚重，也散发着呆板陈腐的气息。

画自是无声无形，我们看到的便只如画布上的景物，各色人事，仪态万种，却凝滞呆板，失了灵气。整个画幅里，寒鸦禁声，山水静止，每一根线条都勾勒着无可奈何的承担，每一缕着色都涂抹着深沉隐忍的苦楚。画框上装裱着深褐色的画轴，是来自远古时代深邃的色系。背景

深处密布着墨色浓重的云翳，画面的气势，庄重肃穆里隐藏着些许厚重的阴霾雾气。

呼兰小镇，这一幅古老的画卷，经历了时光层层剥离，早已经没有了初时清明的质感，变得厚重而粗粝。经年累月，物是人非，画面上的每一处笔调，都深刻上了光阴的凝重和压抑。而时光的打磨，却也造就了它的坚韧固执，任年深日久，光阴来去，兀自风雨不动，巍然屹立。

由一处风景读一个时代，看一方土地微缩着一个民族。今天的我们，单是面对着这样一幅黯哑色调的画卷，心情亦会有片刻挥之不去的阴郁，沉浸在画面意境里的思维，必是焦急地渴望着如何转移，再迅疾地逃离，渴望着回到阳光下视野开阔，温暖宜人的境地。而那个古老的年代，生活在小镇的人们，却是终其一生，置身于这样一片灰色的网中，被丝茧缠缚，无法自救，无以自处。他们于浑噩醉梦中日日劳作，夜夜将息，望不到尽头，看不见天日。苦难于他们，与生俱来，根深蒂固，伴随着一生，不离须臾。

不必质疑，那样的桎梏，那样的重压，他们如何承受，如何坚持，如何能众口如一地隐忍到底。风吹过，一汪死水也会泛起微澜，水滴下，坚硬的石块也会被慢慢击穿。更何况那些被古老的祖制压迫久了的鲜活的人们，他们即使不会自主的反抗，也会有本能的挣扎与渴望。如同被困住了的野兽，必是全力地挣脱捆绑，想冲出牢笼，直至力竭。

那么，小镇人于长久的困顿焦灼中，必定是有过抗争的吧。他们当中的某一个或某一些人，如同萧红笔下描述的人物，王亚明或是小团圆媳妇，他们一定也拥有着豁朗的天资和有些叛逆的个性。他们其实原本

简单、直白，没有城府，性情开朗，行事天真，或有些任性，有点离经叛道，自是与祖传的古制有些不符了。于是，他们面临的，只能是被压制、被打击、被无休止地驯服。

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他们怎么会不渴望有一个宽容的生存空间，能彻底地释放自己，呼吸到新鲜自由的空气。对现实，他们或许并没有过太高的期许，对未来，他们也不懂得设计出鲜明的轮廓，他们甚至不见得有憧憬，或者是强有力的信仰。而他们些许的抗争，只是缘于天性的释放，甚至是无意识的表露，不由自主的溢出。

但这样弥天的网络，经年牢固的铁锁，他们如何能破茧而出，轻易地挣脱。在强大权势的压制下，他们的力量微不足道，他们的抗争如卵遇石。千百年来，那些近乎与他们自身融为一体了的腐朽旧思想，无休止地濡染和传播，早已经迷惑了众人的耳目，也遮掩了世界本来的面目，于是腐朽势力理所当然地成为主导，不容置疑。

黯淡的混沌，挣扎的纠结，一个社会的悲怆，一个时代的堕落，无穷延伸，至时空的最深处，浸染着每一个角落，侵蚀着每一寸空隙。只要有滋生着的土壤，没落的时代便绝不会轻易地终结。

他们最终的结局只能是被制服、被压抑，甚至是被极尽地折磨，悲惨地死去。他们失去了自己，也为旧制度作出了警示。当小镇的所有人终于明白，陷入在这样的网里，已无可逃避，他们便只有收敛起自己，极度地克制。然后，跟随着周围人，以既定的表情，慢慢地适应、融入，并与之共处，尽力地与那种无形的势力完全地一致。而他们的前途，没有人可以预知，包括他们自己，或许，已经注定了是那种预设的模式。

小镇的愚拙和强势也造就了小镇人性情中的残忍、麻木和愚昧无知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人的本性和欲望被压制得没有了棱角、圆滑、世故。而正义和勇气，更是日渐消失，没有了栖身之地。面对着日常生活里一幕幕愚昧的话剧，置身事外的人们，总是例行地哄笑、喝彩，甚或是助着一臂之力。如同非洲的食人部落，对于落败的弱者，他们兴奋地群起攻之，啃噬着自己的同类，雀跃不已。用同类的血肉之躯，滋养、充实着自己。却不去想或许在某一天，自己也会有相同的遭遇。

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都生生地烙上了时代赋予的痛楚，与生俱来，无可宣泄，无处逃避。祖辈的信仰，如沉重的牢笼，他们冲撞不出，传世的习俗，成为深深束缚他们的桎梏。以至于，到最后他们都已经确信，遵奉与秉承，就是他们原本应有的生存方式。于是，他们渐渐地没有了反抗和质疑，他们妥协、服从，抓住一切可能的机遇，最后，与周遭的强势同流合污。

于是，人们学会了把痛苦蒙上轻纱，隔着云雾，把自己装扮成幸福的样子，蒙蔽别人，也麻痹自己。然后，安逸在自己的痛苦里，再笑着看着别人的痛苦。偶尔经过小镇上空一阵风、一场雨，与身边那些痛苦的悲剧一起，在他们的传说中充当着新奇的话题。在一幕幕人为的悲剧里，他们做着无知的帮凶，却又以种种合理的理由开脱出自己，无视良知。忍受、堕落、凶残、麻木，这便是那个时代造就出来的畸形思维模式。

古老的小镇，在这样荒诞的模式里，默数着流年，经久地持续。北方的寒冷，凛冽无比。当严冬侵袭了小镇，风雪切割着大地，那些裂缝，

便如人们心底里经年不曾愈合的伤处，被持续地敲打着、撕裂着、痛彻着、疏离着，年复一年，不知疲倦，永无休止。痛到极致，便是麻木，古老的尘埃封存了陈旧的往事。小镇的疼痛，经层层包裹，最终湮没在往事里，成为了陌生的回忆。

悲凉，或痛楚，经一时的咀嚼、传说、遗忘，终将会彻底结束，被时间掩埋在最深的谷底，不留下任何印记。小镇的容貌也会在波澜过后，恢复如初。而在经年之后，时间给了所有人同样的回复。小镇人戴上了一样的面具，他们的脚步，竟已是出奇得整齐，敲打出时钟一样精确的步履。

而小镇的天空，依旧是变换着四季的颜色，安定自如。风在空气中任意地来去，终究未带走任何痕迹，也不会留下一丝讯息。呼兰河水，守护着小镇，终年流淌，经久不息。花开花落，云卷云舒，草木依次地黄了又绿。古老的小镇，默默地数着时光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时间走过，光阴逝去，旧了容颜，换了天地，小镇依旧是携着从容的脚步，兀自延续着千年不变的清明、酸辛与荒芜。

小镇的时光是寂寞的。小镇里流动着的空气，仿佛也是经年的累积，沉淀了旧时光的味道和褪了色的记忆。在日与夜的更替里，光影交错，倏忽而去。往来的人群，循着一样的轨迹，黑暗里次第被湮没、蛰伏，再于次日的阳光中重复走出。每一天都是熟悉的画面，从开始到结束，每一刻都是枯燥地重复。依着古老的规则，不同的人在这里演绎着相似的剧目。这里的生活已然不需要任何思索，不必改变，只简单到可以一遍遍地循环往复。